

靈幻一現的打單

靈符一現的打單



MG
I 266
Z88



3 1761 3985 9

昆明的一個鏡頭

在電影裏面，我們時時見到特別放大的人頭，顯示出這人面部的表情，由這表情而暴露出他或她的內心，在電影術語叫做特寫鏡頭。

我們無意中翻開一張由內地出來的舊報紙，裏面有一篇文章，題名是「昆明街頭景」。雖然牠祇寫得二千多字，並不好算詳細的記載，而且祇寫得兩三件街頭的風光，但這就是昆明的一個特寫鏡頭。

由這鏡頭裏面，我們至少看出渝方生命線裏一個重鎮的組織，還沒有脫去享樂的思想，更談不到吃苦的精神了。從「黑市」的一個名稱在昆明，懸想到從前上海的「黑市」，雖然大小的經營是有分別，但是暴露社會沒組織和平民受痛苦，是一樣的真確！

「黑」就是黑暗的意思，自從渝方提出抗戰的口號，無一不黑。因為一般人都想利用時機，發一票國難財。所以大出其黑暗手段，弄出許多黑白不分的花樣，使整個社會烏天黑地，一般老百姓祇受得面目黎黑的痛苦，完全是一班黑心腸的國老虎及其他人作惡！

早上八點鐘，你該醒來，照例是一個和暖的天，太陽早已露了臉，柏油的道路上無數的汽車在行駛，城裏的叫聲連聲，你聽得耳聾，但城裏却是一片靜寂，除了幾輛小包車徘徊在街上外，你不能再聽到一點別的，店門都關着，店裏也不會有有人，他們早從馬車上裝載了他們的財產，奔向冷落的村莊來避免敵機的禮物。真的平靜吧？不，小菜場上仍舊擁擠着不少人，魚二十多元一斤，肉八元一斤，豬油十五元一斤，別的價目，也是同樣昂貴；但買的人仍是不少，他們手裏拿了錢，挽着籃，心中是惴惴不安，他們一方面擔心着買不到，另一方面又擔心着防空監視哨會發出悲慘的長鳴。九點以後，菜市完了，除了幾個崗警和報販外，很少看到人，他們都希望鐘上的針快點過去，期待着「下午二點」的來臨！

下午兩點到了，很好，今天沒有警報，店門一半開了，許多店員又忙着將財產佈置起來，女店員也整整雲裳，來迎接顧客；但事實上這裏仍沒有人，所有的人，都

聚集在大戲院的門口，好萊塢影星都被列入南屏大戲院的廣告上，而國貨影片却在距南屏數十碼的昆明戲院獻映，更有一部份的人跑到狹小的國泰戲院去欣賞「大關」，票價八元四角，貴得可以；但你想拿出八元錢去買一張你希望得到的票，根本不能，不是在票房裏疊起了「明日請早」

重慶

備受惶恐

的招牌，就是那女售票員不客氣的答覆「沒有一」，如何辦呢？懷着失望的心出來，却在陰暗的角裏，看到許多男女圍繞在幾個着破衣服的前面向他買票，價目是跟着片子的好壞而漲減的，這就是戰時戲院的特有風味，名之曰「黑票」。朋友！你可不要小覷了那批賣「黑票」的人，雖然他們的服裝是如此硝碎；但一個在戲院裏的朋友告訴我：「此地有兩夫婦幹着這勾當，兩個月中賺了一萬六千元」，我不禁咋舌，「哇哇」！我要坐五年寫字樓才能得到這個代價哩！一天演四場，一片演五六天，但仍舊有不少人看不到，你想昆明人多嗎？好容易買到了票子，距開演的時間還有一點鐘，出來，周圍都是建築得富麗堂皇的餐室，大嚼小吃，中西合璧，無所不有。而在人行道上却另佈着一排玩意——擦皮鞋，幹這事的大都是孩子，看他們真快，三分鐘就可得到一塊五毛，一天所得的真不少，而且經常費又少，他們也組織了工會，在這裏他們是被榮譽為「少將」的。

有一「少將」一定還有中上將，是的，中上將都有；而且真的都能名符其實。

被稱為「中將」的是黃包車夫。他們的收入比少將好多，有一次我聽到一個黃包車夫在和一個西裝朋友爭論車價，那位黃包車夫用着懇切的口吻說：「先生！我們每天最多只能賺三十幾元，少的時候只十幾元，你想叫我如何過活呢？」我連忙走開，踏着方磚鋪成的馬路沉思着，啊！我真慚愧，照車夫所說，每天平均要賺二十元，一月也可得六百元，還說「叫我如何過活呢」。那末像我這個只能得到他所得一半錢的小公務員，更叫我如何過活呢？

「上將」呢？「上將」是理髮師。他們

模仿希特勒的「閃電戰」，「速戰速決」，剃一個頭不要化二十分鐘，而至少的代價是六隻洋，昆明有着這樣多的頭，一天的收入，真是無可限量；而摩登婦女大盪九十元，小盪六十元，更裝滿了他們的錢囊，所謂「時勢造英雄」，想不到抗戰中竟使他們飛黃騰達，大發國難財。

人家在這裏，不怕沒事做；但大都為着

「面子問題」。假如稍能耐苦而不顧面子的話，做一個賣報童也準會比公務員好。勞働界的暴富是如此；但大餐館却仍不能吸引這般人投入他的圈套，他們的最大主顧却有另外兩種：一種是囤積居奇的大商賈，今天陪着太太看電影，明天伴着情人吃大菜，根本不會知道錢的困難，大肆



南京

就學晏然

揮霍來滿足自己的慾望；另一種就是被譽爲「特級上將」的司機，他們非但不知道錢的困難，而且更以爲來得容易，滿不在乎一餐的費用可供給前方將士幾百人一日的給養，但他們也根本不會顧到這個。

因着他們的大開錢袋，一般影院菜館的老板，也跟着暴富起來，而做這類生意的人，也逐漸多起來。

再說昆明的旅社吧。大的小的，正如雨後春筍；但你想在晚上七點以後去找一個歸宿處，準會叫你到處碰壁。

我知道假如有一輛小包車停在餐館旅社門口，一定會遭到民衆的謾罵，和有意義的捉弄；但這裏根本沒有這回事，實在車太多了，而一般人也知道賺錢的容易，將來自己或許也有坐小車子的機會。

可慨嘆的，書店在昆明實在太少了。在桂林我曾見到有一條街都是書店；但這裏只不過幾家而已。實在書店的生意太少了，雖然每家書店裏都擁着人，但能夠真正買幾本書出來的却很少，要想看書的人都買不起書，只得站在書店的門口來獲得他

所要得到的知識而已。

昆明還有兩種人是很特異，而且一種是使人喜悅，一種使人痛恨的。使人痛恨的是「小偷」，這裏的「小偷」似乎也是一種「好的職業」，戲院前拍賣場所都是他們「英雄用武之地」，稍施小技，就可得到數日的生活費，而這還不是他們真正施技的地方，假如在一個暗朗的天，街上的長旗桿上掛起了球，發生了預行警報，整個城中起了極大騷動的時候，於是許多「小偷」蜂擁在城牆出口處，進行「游擊戰」了。

相反的，另一種人能使人喜悅的，就是「美國的志願空軍」，他們人數雖也不少；他們是保衛雲南的忠勇將士，也是保全人民財產的大恩人，他們更捍衛着中國唯一的國際路線——滇緬公路，真的，他們是這樣偉大，他們的一切應該受人崇拜的，但有一點使人感覺無可名狀的鬱抑——就是他們的態度太驕傲了。他們眼中以昆明人認爲螞蟥一般，中國高級人員却是鞠躬奉養周旋頗力，但這也不過美國人的皮氣原是如此，固不足以湮沒其「殺身成仁」的偉大功績！

一個無線電通信排職員的日記

文章中具有最率直和真確性的，祇有日記！世界上什麼通電，歷史，諫辭，墓銘，家傳，等文字，總有多少不實不確的成份，和隱惡揚善的虛偽。

日軍攻陷衢州時，在一個無線電士兵屍身上，得到一本日記，由今年一月一日起記至六月六日止。其中有着熱烈的青年所常有的情緒，描寫當地軍人的不和睦，人民的不合作，更有糧食缺乏等等情形，不啻是抗戰區裏的一張活動影片，一幕一幕的映在我們的眼簾。

因為篇幅的關係，祇得選擇其中寫得最生動和最關係戰況的記載輯下來，給讀者們自己領略和認識。

按這本日記是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所寫，他姓張名志何，曾經在甯波電聲無線電技術學校畢業，在江西廣豐中央軍校二分校服務，充當通信兵連，後來因為生活不適，轉到十六師無線電排當一個通信職員，就在衢州一役，犧牲了寶貴的青春的生命了！

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陰

天很奇怪，如夏天一樣，忽雨忽晴。

飯後接到連長手諭說領學生到山上去砍柴，因平日感情不佳，故全體官長都拒絕，說要到外面有事，故沒法，我們今天到五都去玩，遇劉志超，他對於本連的情形很熱識，並很贊成我們這種行動，並說湯迪棟已來七都等話而別，返班時已不早。

聞十六都區長因違處長意旨將賭犯故意放走，處長怒甚，提送校部，主任也很討厭，當時聽說被打一頓，關在校部，尙待送縣究辦，真倒霉矣！

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晴

早上天很寒，故遲起，紅日當空，是很好的天氣，甘，張，等赴桐家坂聽訓，故孤身在家誠寂寞無聊。

晚上月明如畫，仰頭凝視月明星稀，碧綠的天空中唯月亮有惟我獨尊之概，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，一般明月，二樣情景，月亮是否亦照在愛青的身上呢？這個時候。

連長劉張寅賓說，不當我作人看待，其

言殊毒，好！他既不當我作是人待，就可幹得出一切事情。

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晴

陳君之事諒不可能，惟盡其能力而已，今天被感到此地新環境的不適，已暫返饒，待音矣！

天氣轉暖東風徐拂，似有春意，啊！春



重慶

路多阻礙

天是可怕的，牠能引人入迷而致於死地，這亦不是我一個的感覺，多數均認為「春色惱人」，誠事實，一般閨中少女，到這時候是多麼的難熬，男子何嘗不如此，尤其我們孤身流浪在外的，看人家安居樂業，觸景生情，心中該感到無限的冷落孤單。晚上到郊外散步，太陽西下，玉兔東昇，大約是陰歷十二月十五了。倘在家中該如何的熱鬧，然如今呢？却不敢設想哩！個人在明月遍地的曠野裏徬徨，凝視，最後我唱一隻「落花流水」而返，心中有說不出的苦悶，

二月二日 星期一 雨

昨夜幾不成寐，追思過去與愛青之恩愛如今破碎，悲慘殊甚！探頭望綠衣人都不果，心如刀刺，以後環境究如何應付，始終打算不清，際此夢魂無所依的今天，想取個小孩子男女均可，以後心靈有依。

天下着雨，光景十分淒慘本班同學已搬到潭頭故址，馬聲點綴，更顯出寂寞的光景。

消極大王的心，不願有熱血，有勇氣，

有進取的精神。世界什麼魚，鳥，狗，兔，蟲……我都願意去做，但不願做人，因為人是再苦沒有了。

家裏！家裏！愛青！愛青！唉！倘有乎？

二月三日 星期二 雨

尙睡在牀上，勤務兵拿了通報，說無論官兵一律限今天搬到新址，故起牀後就打點行裝，天下着雨，勤務兵都已走光，弄得頭緒也沒有真可恨，結果在下午才抵指定的駐房大雄殿器材室，因該地光線不佳，拒絕，後商定連長改住王村底山腰裏的一家民房，該地民房寥落不堪，心悔甚。中午接青來信悉已抵武義，此為彼首次的旅行，況該班名不符實，已悔甚，故作覆信略以好言安慰，命還家或到此。

二月五日 星期四 陰

新駐房很不妥當，房屋既低而灰塵很多，尤其環境不良，老百姓都笨拙，小孩子很醒醒，心中存着不妥貼，為勤務兵之事，天天與連長難堪，下午到工兵科見連長為派勤務兵的事連長似很不樂，我亦用嚴

萬難度對付，他叫我搬到連部住，用心可謂毒矣，惜現在無錢沒法可想，誠當前之大問題。

汪建白已搬到江口教育處裏？所謂A、B、C、D陣線者今被破壞無餘，故連長及其附庸用個別攻擊之方針，但我已作孤注一擲的姿態，不怕任何環境之惡劣。



重慶

觸目驚心

二月八日 星期日 雨

一方面想此地加薪及階級等尚有留戀之餘地，奈連長及其軸心派人態度不良，故並無依戀之必要矣。此次脫離與否，實無法決斷，今天已再度向連長請假試觀如何應付。

天不時張羅着一張猙獰的面目，每人的心弦都充滿着怨恨的心，尤其是這幾天的我更加厲害。

此地的駐房雖笨粗但位置尚可，在十六都王村底之高山傍，前有高山馬路，大河，後枕王村底的故山脈，景像相當幽雅而高尚，奈家中老表衆多，小孩繁雜，而醒醒得很，殊討厭，對於婦女經過連日的政治工作印像尚佳，尤其張83更加有意，總因愛青的關係不敢下手，以後能否保持如此，看彼有否進展。

二月十日 星期二 雪

在牀上聽得說下雪，故就起來，果然萬頃山河變爲雪世界了，天上的雲地下的雪反映得陰沉沉的，時候已不早了，但人們尚依戀在暖被裏，只見三三小鳥在雪花叢

中飛翔，點綴這美麗的河山，前面馬路上有數個丘八在忙碌的走路，旁的就無聲無息，我想小鳥是爲賞玩，他的別有風味，而丘八呢？乃生活及義務之所迫，人們都當丘八是牛馬乎？

在冰天雪地的時候，人們都嘗受平日所積，來渡這寂寞的環境，但我呢，不堪回首了，如非抗戰時期，在家豈會如此嗎？下午雪下得更加的大，霎時大地上被蓋上了二三寸，回憶過去在店時，遇着大雪正是閉門烤火的時候（俗語說雨雪近年關）誠如是，三日後過年矣，此時一般老百姓多苦啊！

二月十一日 星期三 陰

近日農曆年關迫近，土匪搶劫財物，日有數起，故鄉年關雖有所聞，無此地之劇烈也。

房間佈置費了相當的工夫，可惜馬上要搬家，此地原來環境不好，否則必然佈置一新，不過這樣也夠使古董的老倭們笑口大開了。

自搬家到此地來後，每日都是陰沉沉的

，今天才有一刻看到太陽。

最好的消息就是全分校官長救濟金八十元，此是夢想不到的，今天果然成事了，誠可喜悅。

數日來雨雪兼旬，否則須行動的地方很多。

二月十六日 星期一 陰



南京

迴地昇平

上午天稍暖，路上雪，故閉門自守，老儀們請我吃酒，我覺得很不好意思，願意只得勉強去吃一點。

飯後甘仲劍由蘇都回來，擬請假一星期到衢州一行。我想他既要去，我請假的事反不美，因黃科長恐疑是我故意搗蛋，所以以我個人先往連長處商洽，准予轉呈，去找工兵科長，初看彼尚佳。後看報告，不知何故突變顏色，適總務處洪處長在座代為致意亦不允，偽說請假一星期須由主任批准，其實非此之故，不過我始終不審有何意，既已如此，只有請長假走矣！

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晴

『可憐蘇州河邊骨，尤其是春閨夢裏人』讀了這首詩，心中該如何的感嘆啊，如我真死在外面，家裏的人尚以為是在世界上生存。

接曉明兄來信，叫速赴，但江濤及趙崇兄來信，說須三思而行，對此事實無法決斷，總之，不問收穫，只作深耕，先要人為，而後天為之。

是二十三週年的生日，處在這種環境中

當然是過得非常平常了，但是連雞蛋都沒吃太平常了。

老儀喊我為『老張先生』這個稀奇的名字，原因我是年紀尚輕喊我老張不能不說是抬舉性質，但既為官長，不得不加個先生兩字。

三月十九日 星期四 晴

近日十五都一帶鬧土匪很利害，昨夜十五都蕭村匪徒，將中隊長及一班長打死，打傷的，被俘的也有，全隊步槍機關槍手槍掃數被劫，土匪之胆真可包天地，目無王法甚矣，下午開到很多自衛隊到十六都，將來必有一番爭奪戰。

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晴

飯後甘兄說後面山塢裏有一瘋子，十分可怕，我被好奇心所衝動，立刻與其親往，抵該地見瘋子在鏟麥，口中喃喃自語，我等捧肚大笑，他就往山下走來，神經失常的人行動有異，也就隨他跑下，抵山麓一家老儀詢之，悉此人去年為經濟吃虧，故瘋，可見社會上的人，許多事都看不破。

連日不要說日用品恐慌，連吃飯的米都成問題，想起這種生活真夠難過，幸虧已有時日。

菊香要求我贈一張照片，恐其丈夫得知不佳，現照片無好的，故尙遲疑，近日來雖好，總不及六都菊之有意。

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陰



重慶

飢寒悲哀

因吃飯時候尙未到，就先到十六都剃頭分。

回來，時與甘兄說，我們處在這種環境中，萬不能存有自私自利的心理，否則連長就能漁翁得利，此話說後他略有所知，決定飯後去看處長，願意作一切的犧牲而必須請准假：此次去見處長雖不知結果如何，反正我們只知埋頭深耕不計收穫，抵處長室報告後，處長答應我們做報告去，然

去了兩次，處長都不在家，明日又是星期日，只有待後天了。

二餐都是吃稀飯，而且吃不飽，生活太苦了，與王宗等一起未免不行了，士兵與同事所吃的米都是公家的，現在沒有米叫人家吃稀飯。

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晴

近來吃飯問題真是嚴重，每天吃二餐，尙吃不飽，這種生活如何度過，幸只有幾天的苦罪了，王宗這人太糊塗，每天二十三兩的米不知到那裏去，亦不告訴我原因，真莫明其妙。

菊香也很對我不起，精神上被打擊得厲害，悔當時與彼作這段冤家，如今難解難

分。

爲了請假的事到連部去，查稿簿上確有此報告，但沒有批行字，故尙有不信，問諸上士據說確已轉上去了，如是不久就能脫離。

四月一日 星期三 晴

精神敗絮，無以自慰，對菊香亦有所表示，她見我面帶愁容，心中似覺不安，拿了很貴重的糖品相贈，尙想作藕斷絲連之意。

甘兄行動卑鄙，昨夜畢露，因與隔壁一小姑娘想作非禮，事尙未果反被隣舍破獲，故心中似有不安，今天晚上搬到我家中來住，其實我也討厭的，態度性情既不適宜，而菊香又多顧慮，然也不好拒絕。

四月四日 星期六 雨

生活覺得太無聊了，在家中亦無法消遣決定赴五都一逛，飯後啓程，沿途見步哨綏很嚴，爲的是鬧土匪很厲害，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景象，抵五都後覺身體很倦，就在大嫂家略息，以後與劉志超兄赴菊香處一玩，菊香雖在極度困難的環境中仍是



天真愉快

南京

照例相送門外，不能說彼無情矣。回五都後由大嫂伴赴西湖橋看一小女孩，擬帶來重女孩，然事實尚未成功，尚待明天回信，歸途中大雨淋頭，抵家時已不早矣。一晚上閒命令已下來，就到連部去取，明天就可進行脫離工作。夜間老百姓都來家玩，將脫離的我皆有所感，無以自慰，菊

香斯時也在座不審有何感想也。

四月五日 星期日 雨

天故意與我爲難，從昨天接到命令後，就下着相當的雨，一切的事情都不能進行討厭得很或許這雨亦是洗刷前途光明的雨吧，我把着絕大的信念祝福着。

昨夜神經相當的興奮，半夜尚不成寐，雨神發出漸漸的聲音，陪伴着這愁悶煩雜的我，深夜朦朧中夢着登塔高望，在很艱難的環境中登到了高峯，俯視平原，見李鴻運蔡鈺等洋洋得意散步於青草地上，醒後尙覺親臨其間，記得黃義兄告訴我金總隊長晉升少將時先得佳夢以作預報，如是志何亦有一綫希望。

在十六都通知郵局轉信，及往王宗兄處辭行，細雨朦朧再轉赴沙田袁景明處索借洋，因彼去五都而不果，只得返家。

四月九日 星期四 晴

很早起牀，到排部去叫人到十六都叫手車，待之好久尙不見回，心中焦急不堪，後另找一老僕來挑，菊香很早來家送行，言語懇切，眼睛發紅，斯我的心，不知如

何是好，但臨走時她已回家，附近老少共二十餘人站在山坡上看我離開這二月餘的寄留地，心中似很有感，惟不見菊香來，大約她心中無法抵制故避在家中，途中百物都含有懷戀之心，去年來的時候，菜花盛開，今年離別，殘落的菜似無魂靈送行，一年餘光陰消磨了，但所得者有何，實不堪設想，抵五都赴大嫂家辭行，堅留再住幾天，而歸心如箭的我，何能再依戀呢？抵西湖橋改坐了手車，車夫舉步前進，回首一望曾住數月的五都，心中總是戀戀不捨，往時抵五都寥落的市面，如今日新月異在進步着了。

過廣豐抵范村詢鈺兄悉住王家山，當時就駐他家，厚招待深抱歉。明天欲赴衢州，奈天下着不停的雨，方才到就下雨，天尙算顧一點面子。

四月十二日 星期日 晴

昨夜天下着很大的雨，睡在饒站的小客棧裏，雨向頭上流下，這個客棧真可笑極，一夜沒有安睡，天微曉，聽火車鳴笛即登車赴衢，中途過江山，擬會孫仁壽，因

時間關係而不果，抵衢州時已下午，過衢州四門張家灘，經過好多的詢問才找到坦上路，此一帶均師部駐地，會見葛曉明陳動曉，忻賢劍諸兄，異鄉逢故友更顯得親愛，此地安排人事很多，均是年紀高大的，是我們的老前輩罷。

四月十六日 星期四 晴



重慶

粥少僧多

抵衢已數日，因師長到戈陽去參觀一○軍未回。雨一刻不停的下着，生活一點不生興趣下午與動曉兄談及前方打仗的情形，我的心覺得很興奮，真似身臨其間似的，聞本師一待浙東前線戰事緊急，即開赴前線，如是正合我來本師的目的，預備明天到上饒去將各事做好再來，以免開後無法找尋。

此地伙食比軍校好得多，食米尤佳，原因是班內有數名士兵空缺，食米就可大家食之，部隊內吃空缺的是家常便飯。

四月二十日 星期一 陰

五時起牀，耳聞隆隆之聲，郊外一看，有飛機六架盤旋衢州上空，未幾以分隊形式由屋頂掠過往金華方向進發，我們以為是中國飛機，拍手贊成，以後進城才悉是敵機。

連日下雨未聞機聲，今突出動，天諒可晴，稀飯後決定返饒，諸同學見我行志已決無法，陳譚等兄均送到王家，過去因河隔，交通不便故返。曉明兄伴赴城中，友愛彌重，招待甚殷，後在警報聲中分別，

抵車站，天很冷進茶店飲茶（每碗五毛殊貴）未幾赴金華的貨車已到我想在站待不如沿途待車，上車後，當時十時許抵金華而到饒貨車馬上開往，並未進城，深夜在車中，天氣怪冷。

四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晴

整夜在車內，天氣很冷，十分難熬，抵湖鎮站天已曉，趁貨車厭倦即在途中耽擱太久也，抵衢州時警報突聞，接着敵機六架，狂炸機場，車站雖未遭蹂躪，已飽受驚慌矣，直待下午車始出衢站，不到數里，火車忽告失事，危險萬分，真有生命之憂，僥倖而免，誠大幸也，沿途警報頻繁，下午四時尚有，飛機數度降臨，致今天深夜才抵上饒，因時候不早就在附近客棧的竹橋裏隨便睡一夜，天很冷，精神被打擊得很利害。

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晴

天氣略有轉變，故敵機無有所聞，早上到上饒買了回家的東西，上饒的物價比上月要高出一倍多，故好多東西都不想多買，回家後整理行裝，並待鈺兄好久，仍不

返，心急非常就留一字條，僱一腳快挑行李到火車站，抵站時已金烏西沉，方才一輛快車由豐潭開金華，奈差數分鐘不能上車，只有在車站傍茶店內小休。

成羣結隊的老倭娘，約有數百，都是往金華去買糧的，有的我預料做小姑娘時未出閨門一步，如今却不怕拋頭露面爲了這

幾個錢，這些社會的奇形怪像都是亂世的造就吧！

待深夜十二時上車去衢，上車時真費盡氣力。

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雨

清晨與吳同志握別後，很是孤單，雨更加的大，寸步難行，反正時候尙早就在該飯店竹椅裏少睡，醒後天已亮，本想到武義看看愛青，因詢老闆據說白溪是近永康

南京

一帶，如是須走很長的一些路，而天下雨，故立刻作一信在火車站付郵，同時在大

雨濛濛中乘慢車抵義烏，時尙早，買一雨傘，托人拿網籃，步行向東，經過很多的

時候才到離脫兩載的故居，繼母外出，父親睡着，叫起後見其形容憔悴，心中不覺

難過，此足見一年來生活之一班了，繼母之怪脾氣尙不減於往昔，休息未及半小時

，即一五一十將其痛苦訴之於我，誠爲討厭。

五月一日 星期五 晴

敵機時常出沒在浙東一帶，本城曾數度降臨，春季空軍攻勢又發動矣！

奉命到義亭去買青礬，帶洋二千元，下午出發，抵義烏站已十四點鐘了，斯時適

值警報，蘇溪車尙未開出，我想爭取時間，還是徒步比較快，出站未久，警報已解

除，火車追而前之，只有懊恨向前，達義亭時已黃昏。駐車傍之銅山旅館，晚上到

協和公司去與客商洽，彼等生活散漫，態度傲然，此足表示大商人之醜態也，價奇

高，故不成。

晚上天熱，不蓋被而臭蟲狠，幾不成寐，耳聽隔壁一對夫婦，言語甚和藹，而皆

北平人，使我心中似有羨慕耳。

五月二日 星期六 雨

早上起來被冷風一吹，肚子很痛，然任務未達，仍到佛堂去買砂粉，因佛堂近來

其價甚昂，差之甚遠，故仍回義亭，諸事不果，如再在旅社，消耗太大故即返里，

因無火車，就步行，未及一里雨下得很大，衣襟盡濕，在風雨中前進太困難了，想

暫時到老百姓家去躲，滿懷彼等有憐憫之心，誰知未抵其門，該家把門緊閉，我抱

怨恨的心情改換別家，然該家未及關門只



富足有餘

得任我道內，而笠帽等早已拿去藏好，我的心斯時真無法伸訴，走出來時，自言自語的說如有討飯的人餓死在路傍，衆人必爭着收殮。如一士兵死在村邊，相信沒有人去埋他的，中國的士兵究竟是人們的奴隸呢？還是蒼天的罪人？

五月三日 星期日 晴



重慶

日暮路窮

爲抽壯丁的事，民間都被鬧得不成樣子，咒罵國家何不早些亡，日本何不早些來，怨言百出，鄉長及保長大都是從中舞弊，殊屬可恨，中國兵役寶典就被摧殘不堪，國運無形中被彼輩搖動矣！繼母的一種態度都是虛偽的表面的，爲一雙鞋，看她似有不惜之意，而我亦不願要。

接明來信，悉報告業已批下，約速赴衛，待青既不果，留之亦無味，故預備六號起程。

父親的態度比前確略有變動，看之心中殊討厭難怪愛青當時不能忍受。

五月十四日 星期四 晴

自曉明兄去政治部後，無形中是感到寂寞了，然彼能時來，仍能補其所歡，飯後他來，適我午睡，起而交談，飯後並與其到王家郵局寄匯數元給愛青，並致各兄之信件，以後由他們伴到參謀處，介紹張參謀及譯電員等，勤堯兄很喜歡打籃球，故當時他不返，至傍晚才回。

排上手續未做妥，陳班長近日似相識。

入了新環境，感到很多地方都不舒服，在軍校時軍風紀雖不算好，但對官長總尚能保持一點尊敬，然此地對禮貌等却一點都沒有，如是上前方後士兵不好，官長如何指正，故我的意見風紀禮貌在部隊裏應比軍校好些。

五月十五日 星期五 晴

早上飯後到曉明家去玩，因雨下來就回家，途中見隊長替老百姓種田，近日軍隊的士兵幫人種田的很多，似乎有點軍民合作的表現，不過都是形式上罷了。

雨尚在下，飛機尚在頭上，我們在吃中飯的時候，突聞槍聲猛作，未幾更烈，機槍，大炮交雜着，空氣無形中被緊張起來，我們有的疑是敵人的降落傘部隊被圍攻，有的疑是叛變，結果打電話去問，知是打演習的，據說打演習後，有開赴前方的可能，這是歷次的經驗。

下午打電話給戴營長，說去上課去了，明天想去軍部看看，今天問排長關於我的事情，據說尚須待命令下來再報，如是這幾天又空吃了。

五月二十日 星期三 晴

時局已萬分的緊急，早上敵機數次發現，衛縣數次遭受轟炸，開東陽附近已經發現敵人，如果如是，故鄉正在受敵人的蹂躪不堪設想矣！武義相距前綫很近，不知愛青作何舉動，心中萬分的愁慮。

八十六軍是否開赴前綫，尚未決定，命



南京

朝氣蓬勃

令又未下來，不審作何行動，如果馬上開走，那麼我不能跟往只有仍往上饒找工作，前途真似有不堪形容的黑暗，家破人亡，妻離弟散，自己尚在過流浪的生活，想起來真該自殺了。

明天與葛曉明商洽，只有回上饒去。

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雨

聞昨天戰事已經轉好，敵人並無進展，家中諸人與愛青都在戰爭的漩渦裏，不知如何了，現在的心理只有將家破人亡的痛苦當作人生必經的過程來安慰，前方的戰爭這麼激烈，但衛州的老百姓除怕敵機空襲外，其餘任憑敵人已臨城頭尚是麻木不仁，老百姓的心情亦沒有廣豐那樣好。符號上的階級暗號，大家都使其模糊不清，或用鋼筆避之，中國人的心理都是一樣的。

五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雨

下了兩天的雨，總想戰事能轉佳的，中午聞隊長說敵人離金華只有二十五華里，浙東的重心動搖矣，不過金華附近一帶防綫很是堅固，可作節節抵抗，大約無如以

前的迅速也，下午天略晴，晚飯後就與勤幾兄到城裏探視情景，進北門後，老百姓都失靈魂，死氣沉沉的樣子，沿途有破壞機場等的民伕，與後撤的公務員與逃難的難民，還有保衛衛州的健兒，情形很是複雜，穿過城至火車站，數日前的樣子完全變換了，紊亂雜陳被炸得不堪目睹，車上軍民無數擁赴火龍，油條要買三毛錢一條，戰時怪像奇形可知，由車頭至車尾，我有意巡視，卻不見伊人的倩影，不知現在如何了。

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晴

今天是陰曆四月十一日，是愛青的誕生日，數年並無一次與彼同慶祝，悵甚，但今年却過流亡生活，無處逃生，思之惟有落淚，明月之下，席地而坐，一般明月，二樣情懷，不知彼亦在想我乎？

早上聞排長說命令已到參謀處，從四月二十五號起薪。

敵人行動據(XKI)消息已抵金華鎮下，如是似無法堅守之勢，衛縣民衆已限明天後完全外撤，老百姓牽兒帶女已有走

動，隔壁房已預備作乾糧，情勢相當嚴重矣。

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晴

連日來伙食特別好，因為菜蔬都比從前便宜，尤其豬肉只賣二元半一斤而且是老秤，原因老百姓都要逃難，今天攜兒挑担的很多，附近已經實行化路為田。



重慶

頓成廢墟

早上與勤堯兄到軍郵局寄信，過參謀處時相告敵人已抵金華以西之古方站，金華城區已有四面受敵之勢，後遇陳屠馮同赴政治部一行，抵電台，正曉明兄整裝出發之時，詢之悉參加搜索連打游擊已向綏約推進二十餘里，見彼等出發，我們亦有枕戈待敵之勢，但分別之時，心中暗思，在此次惡戰之中，希望大家平安無事。

傍晚敵機七架來襲投彈，我四面大炮機槍四作，大約是我們試槍，否則整個衢州豈不恐慌？

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雨

昨夜蚊特別多，一刻不能安枕，坐以待旦，雷雨數次，很是驚駭，因為駐地潮濕與天線之故。

早上奉命出發，整好行裝後，吃中飯，在排部聚會各班同志，於陽光普照溼地之下向東推進，沿途難民塞途，十分慘然，駐紮在距城五里路之金村，十六師師部各單位都已搬到此地來，各部隊均有佈防工事之樣子，下午敵機往返附近探察陣勢，晚上與勤堯兄到城裏，城區警戒線很緊，

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空氣十分可怖，故不進城仍回，沿途槍聲四起，乃匆匆返家。

聞敵人已抵龍游，今夜與明天或有抵觸之可能，詢悉金華尚未淪陷，故此次戰事諒有把握。

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晴

在空氣緊張的昨夜裏，人家都睡不安席的多，而我却睡到天亮，可算鎮定矣，只有四點鐘的時候，大家都已起來了，料理行裝與吃飯後，只有五點鐘都進防空洞了，天氣是很壞的，可是敵偵察機一時不離的在偵察，在下午敵機拾餘架低飛猛作轟炸，勢甚可怖，結果被炸了附近的工事與軍部附近起火，飛機的威力確可怕。

在前方時一切行動都是很簡便的，附近村裏沒有一個老百姓，光景是很沉寂的，傍晚聞東北角槍聲已起，恐前頭部隊已與敵軍接觸。

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雨

昨夜參謀處為查戶口半夜裏鬧得久，所以並沒有熟睡，早上起來細雨濛濛，氣候



京南

地無荒田

相當的壞，可是我們亦預料敵機一定要來的，早飯後就將行李料理好後，就冒雨往隱避部去，然爲昨天轟炸之危險，故今天躲在樹底下，敵機數架在這上空偵察並轟炸，並沒有一小時無機聲，在下午敵機十餘架狂炸附近工事，低飛偵察的確相當危險，默思此次作戰在一分一秒鐘內都有與

世長逝的可能，如此次不死，真有一二天『之感。』

晚上飯後炮聲突起，城內火光冲天，原因是敵機先向城內投下燃燒彈，炮兵依火光目標開放。

五月三十日 星期六 陰

理想的戰爭此次似有達成的希望，老百姓除壯丁另行結編外，其餘皆令遷到衢西四十華里以外，故敵人的便衣隊很難活動，但是老百姓遷散後的鄉村反被士兵洗劫一空，鴛犬不留，草木皆兵誠慘也。

今天戰事尚未發動，相信多延長一分鐘，戰事就多激烈一些，細雨籠罩着大地，空軍亦難多大動活，聞前方炮聲已很激烈，城內被敵機轟炸數處。

城區附近房子已爆破無餘，火光澈夜，駐地西南半天通紅，今夜敵聲大作，已開始小接觸矣。

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雨

天氣突轉寒，東北風驟緊，不知是爲這古老的衢州怒吼呢？還是悲慘的先聲？敵聲根本無聞，而戰事已告激烈，從前駐地

王家坦上已有敵便衣隊百餘，再騎兵連已被冲散，前方戰況並不佳，曉明兄不知如何措置，如遭不測，余心實不安。

命令已經領到，今天才算過首天的十六師職員，雖已身臨敵前，所謂巧矣，命運已在這數天內決定，萬一死了，家父母豈非亦與胞兄一樣的在想望我回去，而愛青更不堪設想的苦了。

六月三日 星期三 晴

早上聞敵聲震天槍聲相繼而來，知是今天要攻擊了，慌張的吃了早飯到隱避部去，未久傷兵陸續由前綫下來，子彈已向面前下來，情形十分緊急，飛機不斷的轟炸陣地，致前綫無法固守，突然聞敵人已到前面山頭，金家已發現敵蹤，故馬上向東方撤退，秩序十分大亂，沿途物件很多，我等渡溪到姜家山附小島上，敵人已四面包圍，斯時正着急，幸一小船由上流過來我們就渡過遇排長等，後軍命派赴四十六團工作，該團係駐城內，自知此次進城是萬死一生，但命令只有遵守，深夜抵城內團部。

今天在每分鐘內都有死的可能，幸運的度過了，進城後能否出城聽天由命，家中諸人及愛青，不知如何，真有戀戀不捨。

六月四日 星期四 雨

昨夜抵團部後，軍命駐四門附近，因種種關係仍住四門一帶，天下着很大的雨，我們很慶幸，早上開軍部都已向外撤，城



南京

康莊大道

內只有四十六團一營，兵力相當薄弱，故我們的心十分恐慌，亦無心工作矣，經報請團長，但無調回之意，唯仍搬到東門團部，斯時雨更加的大，街上水深，突聞四下槍聲大發，人心很是恐慌，抵團部時有六十七政部隊紛向團部退，但團部用機槍拒絕，經過數小時的紊亂始告安靜，原來敵正規軍並未進城，今天幸下大雨雖有敵機亦無多大威力，但敵槍却時不絕耳，很冒險的渡過今天了，明天如何却不敢設想，或許明天是我命運決斷的一天了。

六月五日 星期五 晴

早晨由東門搬到虎山隱避部，此防空洞是在中山公園的裏面，隱避相當適當，昨夜軍長在城外團與本師師長及十六師長等固守外圍綫，聞成績很好，下午太陽出後我軍兵猛烈攻擊，敵飛機數架狂炸虎山附近雙方開始激戰，敵機彈向城屋猛發，十分危險，我們電台架在隱避部但不能取人家的聯絡，二點鐘時軍長與師長都由外圍進城，形狀十分狼狽，大約敵人已奪外圍據點而近城邊，雙方槍聲大作，今晚敵人

恐有進城的希望可能，如是我等皆作刀下之鬼，昨天幸運的過來，今晚恐難免一死，生在東陽不知死在今日此地，人生太空虛了，唉！愛青與父親，如何對得起他們呢？

六月六日 星期六 雨

意想不到的能夠再活一天，昨夜睡在虎山下面的洋房裏，心中却無一時能安睡，敵彈不絕於耳，早上起來天未亮，戰況尤覺激烈，直至中午不停，聞死敵人數百，活俘一人，但擬團長致軍長的電報悉城中存彈無多，如此只有束手待斃，下午敵機落在隱避部的前面，在做報的我真驚得心寒。進衛城的那天晚上就想到不能再出城的希望，事果如此，意想不到的，幸今天下大雨敵機不能大舉活動，今天雖活明天如何不堪設想，頃刻做人下秒鐘是否做鬼真是千鈞一髮的作最後的結果，如明天尚能挨過，或許尚有一線希望，但今夜就恐怕不能過矣，唉！今天受心事的重壓，精神十分敗絮，如再下去勢難久持！

學生的見解

一個高中二年級生，雖然對於社會一切還沒有充分的了解，但因他已經受過了十多年的學校教育，觀察或理智到底有了相當的訓練而發達到某一點的程度罷。

由他的日記告訴我們，廣豐在日軍未進攻前的情形，至少給予我們一點印象，我們可以推測到內地教育和一般現況。

又由他字裏行間，更可以看出當地民衆所受痛苦；至於失陷後的流離失所更不計了。因抗戰而致社會不安定，執政的又沒有好好的方法管理，所以一般奸巧冒險的份子，便趁這時期幹着不合法的賣買，如囤貨，投機等，使社會狀況紊亂，而所吃虧的人，不是一班有財有勢的政界人物，而是一般無倚無賴的老百姓！

這本日記是學校功課之一項，經過老師的批改，當然學生所說的還沒有十二分道地；不過由下面幾張選出來的記載，在字裏行間的看法，已經給我們相當的啓示了！

這學生姓名是俞興邦，是江西廣豐私立三巖中學的高二學生。

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晴涼

真奇怪，昨天晚上十二點鐘才睡，今天反而起身得更早。

接到姑丈來信，說替他代買十瓶萬金油，可是買了個「滿街跑」還是買不着，後來還是人家介紹我去買，說要九元至七元不等價錢，說出來嚇得我一跳，幸喜我們身體強壯的青年是不大須要的，至於這萬金油突然猛漲的原因，故然是新加坡，香港失守，貨的來路斷絕，再是萬金油老闆胡文虎被還毒手，——我相信這是沒有關係於萬金油漲價的，難道他死了就再沒有人會造嗎？這還不至於漲得這麼利害，一方面還是商人故意高抬時價，囤積居奇，將有的貨不肯賣，想將來再漲，可以賺錢發財了，這種價格是他們自己以為的，以為香港失守了，胡老闆去世了，我們可以賣九塊錢一瓶了。

四月三日 星期五 晴暖

昨天上午七點鐘發警報，大家就說：「這樣早，真要命，」縣政府叫汪和尙打鑼，亦是說：「明天七點以前大家疏散出鄉



死枕箱

重慶

，「誰知道，日本鬼子要叫你五點鐘以前就散，今天五點多鐘的時候就打警報了，並且接着就是緊急警報，好在我家大小天還沒有寢就起床了，我更是早就到學校去了，否則的話是要像那些人一般，衣服還沒有穿好，臉也沒有洗，牙齒更是沒漱，早飯不必講是沒有吃，假使以後政府要

叫汪和尚打鐘的時候，相信他一定是這麼說：「明天五點鐘以前疏散出鄉去，」我有這種感想，這一個時期，做買賣的人真苦，明明每天有多少元收入的，讓這一下走警報，把馬要少一半收入，更是廣豐晚上是沒有夜市的，那些要供家的小販，的確要連飯都沒得吃。

英文補考已在上午舉行過了，題目和大考是一般的。

弟弟昨日午後回家。

四月四日 星期六 上午晴下午雨

本日為兒童節，民教館舉行了兒童演說競賽。

沒有天亮就吃了早餐出城去了，送母親到了楓樹底，稍稍休息，自己又回城去，聽說這幾天是空襲嚴重的日子，城裏的交通管制非常周密，只要你一出城，非下午不能回家，然而我是進去了，大概過了半點鐘的光景，又和大原，兆豐，貴林，家裏用中飯，下午是同二叔，嘉麟公到三到小北門外某同學家裏去，不客氣亦在他口塘去掃墓，忽然大雨傾盆，幸喜帶了雨

傘去，脚濕一點倒沒有關係哩。

這是四月二日東南日報社論裏的一段說話：「真正的自由和獨立，必須從奮鬥流血換得，亦唯有以奮鬥和流血換得的自由和獨立，方才寶貴，也方能持久，」我覺得最近向英請求自由獨立的印人，該深切明瞭這一段話。

四月六日 星期一 晴

今天同嘉麟公到何倉祖母墓上去掃墓，一路閒談，頗不寂寞，走到橫降地碰着大同先生和景霞同學，我又多了個暫時伴侶了，中餐就在目的地何倉何隆清先生家中用飯，那是一個大家庭，足有四十個人吃飯，當然沒有相當的生產是不能供給這一家人的，因此兩年來城裏受空襲的關係，我家在這附近的租谷就托他代保存了，今天我是和他清算了一下兩年來的賬目，在返家的歸途中，我和嘉麟公是放出了速度，比挑担子的人走前了一里，當我們坐在大石山茶館喝茶的時光，聽到口角之聲，原來是那裏停了一班自衛隊，預防土匪的，凡是一切挑担的人，都得受檢查，我挑

損子的人，素來皮氣很燥，所以就不免老皮氣復發，和衛兵發生口角了，當時他儘是強辯，因而受了那衛兵的耳光，好在我立刻去把他們調解了，否則，他真是要吃個滿杯哩！

四月七日 星期二 晴

一連走了兩日，是非常疲倦，昨夜一睡



南京

熙來攘往

，到今朝八時起床，還是母親恐怕空襲要我起床的，不然，相信一直會睡到吃午飯，母親早膳以後，實行疏散去了，留得我和弟弟在家，不一刻，弟弟又返霞坊縣立中學，我在冷涼斗室中，這時候只有報紙是我的朋友，那是寫得多麼的流麗親熱——千一郎先生的湖濱歸侶——他告訴我，誠實地告訴我們：「我們還年青，正該去發掘自己的前途，沉醉在戀愛的夢里，是會斷送未來的幸福的。」

英大講師，發明中文速記的楊炳助先生已於上月三十日下午，在廈門河外前路附近小河溺死，在五日報上鄭餘德先生做了一篇楊炳助先生之死的文章：「關於他這次自殺的原因自然很複雜，有人說他是患有神經病的，不過綜合各方面的傳說，他自殺，大半不是爲了經濟的壓迫，……不過楊氏的自殺是表示了沒有和生活鬥爭的勇氣，這是怯弱的行爲。」

四月八日 星期三 晴

春假已滿，今天照常上課，可是高二是

學，上午聽教官說，本班女同學王誠儀的父親（據說是三戰區軍法執行總監部的主任，在黨國很有地位的，）在十點鐘到校參觀，並且請他訓話，我因爲是通生，沒有課早就回家去了。

前幾天收到五叔的信，說他已和某女士訂婚，因爲事情纏牽，直至今天才寫信去賀喜他，又替志堪兄代領修業書，亦於今天用快遞寄去，同時又寫了封信給振宇兄，昨天收到三叔來信，今天又收到四叔來信，都沒有回信他們，四叔說：「二十世紀的青年真幸福，他們能看到舊（黑暗的，無公理正義的）世界燬滅，將又能看到新世界的建立，」的確二十世紀的青年是何等幸福，不過新世界的建立，還待我們去努力！晚餐在錫麟姐夫家中吃酒。

四月十三日 星期一 晴（傍晚有雨）

早晨上學，紅日已耀西山，可是到校仍未上課，覺甚奇，原來上課時間自本週起已經更換，上午遲了半小時上課，佈告處有教務處之佈告：「自本週起各班所有功課均有……」然而實在本班卻例外了，今



製造成戰事

重慶

天一天只上課了二節，紀念週主席由鄒訓導主任代理，他報告學校現在風雨飄搖之中，各同學各同事應該努力，把學校撐持起來，他又責備當地政府之越權行動，地方政府只有監督指導之權（這還是抗戰以後才規定的，從前地方政府根本就沒有干涉中學校之權力）而沒有干涉校師之權力。

的，政府亦不能以私人之意氣，而加仇視在公團之上，況且這對國家是大有損失的。

今天天氣暴熱，早知將有大雨降臨，果而下午雷電加交，風雨大作。

巴丹半島已失陷，美軍退守柯里幾多。

四月十九日 星期日 雨

昨夜八時許，突發警報，連加緊急，屆時只聽機聲札札，全家實行燈火管制，據云是美國飛機由舊金山運來衢州，被日寇得知，派機截擊，各處敵機共出發百餘架，今早有人來城報告大南橋附近現飛行師多名，並有飛機一架跌落，並云航空員已登山扎寨，當下疑為敵機受傷，或謂敵之降落傘部隊，又據兵團得到三戰區電話必須將機師捕獲，即刻全武裝憲兵一連，機關槍六挺，開往捉拿，到處戒嚴，恐敵傘兵入城，不久在憲兵掩護下有幾個飛行員入城，原來是美國人，就是昨夜由舊金山開來衢州的，因飛臨大南橋上空，機件失事，就用降落傘落下，共五人，已找到四人，其中一人受傷，機身及另外一人尚未

尋到。

上午又發警報害我走得要命，下午寫信一封給姨母。

四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晴

整天在警報中，上午自七時起至十一時，下午自二時起至五時許，共發警報四次，均聞機聲，甚而炸彈聲，據云亦是炸玉山，還聽到機關槍之聲，所以有人說玉山空戰，有人說掃射大南橋，確實消息尚未知道，今天除逃警報外，讀國文約小時餘，晚上繪福建省地圖，精神覺得非常疲乏，因警報甚密，母親身體不強，須退出鄉，對我膳食問題，母親想搭到學校吃，做寄宿生，然而學期已去一半，中途改通為宿，對學校辦膳食的人是不便的，待我請問校長以後再來決定好了。

四月二十三 星期四 晴 暖

晨七時許，有警報，本班到昨傍晚指定地點——塢裏山沅中，由校長百岩先生補授英文，比教室中授課有趣得多，此乃利用時間之良法也。

約八時許，聞機聲，即刻疏散埋伏，在



京南

平和唱同

上空盤旋一圈就去了，警報時間很長，午後尚未解除，是不得不進老葉館了，自己相信還還沒有到肚中，「噲」的一聲，立刻校內奔出一羣同學來，我睡下田腔底，發現東北邊搖來一片白色之東西，毫不遲疑的遠遠地來到頭上，實在驚，驚醒了我的耳朵，看，是跌下一般的低下來，可以

看清紅日模樣的旗幟，在轉着的雙輪，去又復來，共五次，或不止五次，在廣豐上空足有四十分鐘始去，似覺廣豐將有光顧之日，學校為避免萬一及無謂之犧牲，由臨時校務會議議決明日後日二天休課，實行最安全之疏散，並規定空襲時之規則。

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晴 暖

昨天校長訓話時，告訴同學說：「……

避空襲，愈遠愈好，……」不錯，相信每一個同學沒有不愛惜自己生命的，可是在某一個約束裏，他是不得不減少自己一點安全，那就是假若避得遠一點的話，是曉不得解除的，萬一解除了，學校上課了，豈不遭了嗎？我很坦白地說一句，尤其是楊教務主任，是一分鐘也不等的，一絲也不通容的，為學生安全起見，學校當局該想一最妥之辦法，一方可以使學生安心遠避去，一方又要使學生不得以此藉口而逃學，譬如在解除時放出響亮的號聲，限二十分鐘到校等等。

今天休課，一早和二叔母親等到東山頭避空襲去了，果然日出不久，有敵機三或

六架低飛上空，作盤旋勢，再向西方逸去，約過一句鐘後，敵機又復來臨，幸未投彈，喜哉也。

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晴

春眠不知曉，誠然也，起床太陽已幾丈高了，以為一定上課了，洗漱早餐畢，匆匆趕至學校，誰知還未上課，利溥先生說：「學校可提早兩點鐘上早課，絕無警報危險，」的確，現在上課時間非常遲，剛上課，警鐘響了，解除還校，過武廟，見牆上有紙條，甚奇之，走近閱讀，不覺駭然，好大胆的一個壞蛋，竟敢用自治會的名義侮辱師長與女同學，什麼「XX同學不要被XX老師所利用」等，都是不堪入目的，我竟不知這位偷偷摸摸的先生有何用意，這根本不是英雄好漢的作為，是種卑污的手段，中餐因家中逃警報去了，只得以麵包代飯。

下午作文，題目「疏散記事」和「自立與依賴」，任擇一題，剛寫好題目又警報了，笑死人的真是疏散記事了。

四月三十日 星期四 晴

正是因為昨天那件不幸的事，宗蔭堃先生要辭職了，在風雨飄搖的學校，又加上一個致命的打擊，老師學生顯然有不安的樣子，因為這是有關於三岩中學每一個人的，即刻校長召集職員開緊急會議。

隨即又召集全體同學訓話，「關於這一



重慶

墨守陳法

件不幸事情的原因，經過和解決的辦法，

一校長提出三方法，由這罪犯任擇一種，

(一)兩分鐘內，當場承認，校長以人格名譽担保不開除，結果這個方法沒有行通，

(二)是由同校同學報告，(三)是老師出查

，查出後當然沒有安全的希望，我相信這位既不大仁又不大勇的先生，只有萬死一生的前途了，這種行動太幼稚了呀！

教育廳體育督學已來校，日內舉行體育

抽考。

下午又發警報，一日幾乎無課。

五月一日 星期五 陰雨 熱

昨夜月色如霜，而清晨地上淋濕，簷水滴滴，是午夜後降了雨，上學校，聞不

幸事件之禍首，已經查出，屆時心中憂樂

交迫，詢問何人不得知，憂者何？不論其

人是誰，總是本校同學，推而言之，總是

中國人，爲他前途而擔憂，樂者何？使學

校可以安寧，同學能夠早日上課，安心念

書，下午空襲過後，校長召開全體大會，

宣佈不幸事件之結局，禍首蔣禮，開除可不待言，程芳樑，周志賢有關此案，從輕

處分，又王介修，蔣詩榮，余宏真等五人

，平時言語行動越規，應於訓戒，並令王

介修等五人及全校學生代表男女生各一人

，向宗老師道歉，校長亦親自當場向宗老

師行道歉詞，校長告訴我們，今後師生之

間，男女同學之間，要親愛精神，互相合

作，如家庭父子兄弟姐妹一般。

五月三日 星期日 晴

今日是禮拜天，本來不是可以好好在家

溫習功課，養養腳力嗎？然而今天我反而

腳都走酸了。起床後，讀了半點鐘英文，

就用早膳，日記簿本來昨天下午就要交給

導師的，因為忘記帶去，所以現在不得不

立刻交去，回家沒有半個小時，警鐘響了

，左手替二叔拿了個足滿五斤重的袋，右

手牽了個妹妹，直奔小北門兩里亭而去，

接着又往釣魚潭去取了一床被回家，時已

中午了，肚中似覺急要糞草，可是家中只

有二叔光宗和我，要算我勉強會做飯，我

是做了伙頭了，痛苦到是柴濕，半小時也

不燒起，又恐再打警報，只有用扇子的本領出來

下午去南門外帽管處兌徵購穀的錢，到郵局去交信，到鐘表店去修鐘，又往振興店買汽餅，真走得要命。

晚上寫了封信給玉山姑丈，又寄了封快信給志堪同學。

五月五日 星期二 雨 涼

今天是總理就任臨時總統紀念日，學校



步進學科

京南

照例放假一天，辛苦了這多天，昨夜是樂得多睡一下，天空雖沒有濃雲密佈，可是雲已使我看不着太陽，還可以看到幾滴微雨，「大概今天沒有警報了吧！」我自己這樣的相信

又誰知反而更多，第一次九時至十二時許，剛剛回家吃飯，第二次又來了，解除後，大雨下來了，自己是絕對以為再不會有警報了，然而過不到半小時，它又響了，並且每次都有緊急警報，我是疲倦得了不得，躺下牀就睡去了，傍晚才醒轉，後靈斌協和玉堂來叫我去玩，一同到了俞玉可家裏，我家有對守財奴，親錢不親人，不交朋友，亦沒有一個親戚，現在幾乎想連最切親的兄弟叔姪等都不要，女的把丈夫當兒子罵，男的就娶子當作母親看，一切唯命是從，絕不敢回辯一聲，就是罵得無理，要聲明亦得呈准。

今天這兩個守財奴相罵，竟罵上了我來，我是不客氣的，對他倆絕沒好感。

五月六日 星期三 陰晴 涼

早起濃雲密佈，看來非下大雨不可，然

而西風起了，黑雲很快的向北方移動，俗語說：「一起西風，就不會落雨，」的確，風起雲散，太陽出來了。

前軍政部命令，最正式軍人不得穿綠色軍服，違者由當地憲兵或其他負責地方治安者沒收或五年內之有期徒刑，學校當局為憐卹學生經濟困難，曾向憲兵十五團接洽好，凡三岩學生本學期在廣豐境內可以穿綠或草綠軍服，誰知最近三戰區又來了一個公事，令憲兵十五團加嚴取締，學校為安全及遵照法令，只得命學生改穿黑黃兩種制服，並限日期換清，本班全班決議各人做黃加幾一套，下午已寫信洋口姑丈代買了，考英文打警報，許多乘火打劫，想得個一百分，然而這多人命薄吃不到冤枉，教務處是決定再考了。

五月七日 星期四 晴 涼

國文課講桃源行，王維先生所作，曾在初中讀過。可是那時僅僅得皮毛，現在勉強可算是了解其大概，寫得真是「書中有畫」啊！

警報真是討厭，他不想炸死你，到要叫

你該死哩，到午後也不解除，化學無課，早早回家，轉往南門外某親戚家中，在那裏我發洩了數日來的憂悶，同時得到他的勸告和安慰，才減少了我的愁悶，回家順便帶回新買洋襪，汗衣，牙刷各一，以應急需，誰知見鬼真見鬼，的確記清楚放在桌上的，轉個背就不翼而飛了。



重慶

準備逃亡

家人握手叫我不要鬧，說是什麼神同我開玩笑，固然我是絕對不相信，然而這件事是奇怪了。

五月八日 星期五 晴 涼

防空哨莫名其妙，聽到炸彈聲以後才打警報，逃得要命，中餐這日本鬼子又想叫我不吃飯，雖然十二點半鐘就解除，可是一點鐘就得上課，慌忙跑回家，家中是沒有一個人的，非得自己動手不可，又怕見上課，只得吃冷飯了，自己覺得實在吞不下肚去，不得已稍稍又熱了一下，可是趕到學校仍舊上課了。

白居易先生做的琵琶行，李白先生做的將進酒，都是詩體，真做得妥極了，飄飄然當時的那種情形現在眼前，更是將進酒尤能淘汰心情，歷史講慈禧太后當時的專政和誤國，我真得想要死了在閻王那裏和他打官司，晚在俞盈兄家中宴餐，有邱建曄，憲斌，玉榮，大機，樹範等同學。

五月十二日 星期二 雨 涼

月來敵機大肆轟炸，浙贛閩等省大遭其殃，尤以衢州麗水玉山吉安最多次，又建

歐衡陽等縣次之，我爲這許多無辜人民而哀悼。

英文課百岩先生有事，暫缺，快活的回家，見鬼真見鬼，剛走到城門已發出空襲警報來，向後轉逃到西橋去，在那裏我們幾個人因吃油條和小販子鬧出笑話來，化學課正三先生上本學期破天荒的第一課，講化學方程式。

四時許大雨傾盆，學校集合開會計劃是突被打破。

五月十五日 星期五 雨 涼

天是黑沉沉，可是我不想會下大雨，因爲中餐在校寄膳，自己以爲不須要雨傘雨鞋，誰知今天發出四次警報，這，打破了雨天多警報的紀錄。

所以一雙布鞋走得濕穿了，衣衫亦被淋得像浸了水般，糟了啊！

大概是浙江吃緊或者我們要反攻杭州，今天廣豐是來了許多軍隊，足足有一師人，他們由好幾條路來，恐怕爲着空襲的關係吧，他們有很好的武器，也有高大善走的軍馬，一個師長坐着異形的竹轎子，身

還有幾十個護衛，他們大多是住在東街，紀律好，說話非常和氣，在他們到城裏數點鐘之後，一切都安排好，電話綫亦架好，這是表現他們動作的迅速，聽說是薛將軍的部隊，因此之處，使百姓加起空襲之害怕。

本班之級刊，百岩先生要我擔任繪畫，



南京

優哉游哉

天哪！這真是要我畫個死不像，因為我素來沒有藝術天才的。

五月十七日 星期日 下午有雨 熱

起早就和弟弟去洋口，路上走得很速而且起勁，的確人力車夫也走不過我哩，弟弟於是只得走兩腳跳三步，甚而跑的，爲着要隨從我，這是我故意要訓練他的腳力，到洋口替弟弟做了兩件襯衣，因爲扣子買不到，害得我買滿街跑，腳走痛的終於被我買到，和母親相敘別後之情，午後即返，弟弟亦回縣中去了，歸途中遇有鄧興華同學，又穆森和觀義兩位先生，至家中適逢米販來挑米，一面交錢，共法幣乙千又十三元。

接着往南門外取來襯衣料兩件，又付交裁縫店去做。

聽說日來警察隊和憲兵發生衝突，鬧出意氣，警察更謀反變，幸憲兵用計，以查戶口爲名分散其兵力，並云於今日已將警察所有槍枝全局繳清，凡一切治安概由憲兵負責云。

五月二十日 星期三 晴 溫和

上午第二節剛上課的時候，發出警報，一直到正午方才解除。相信普通人家飯還沒有熟，或者剛進城——那時我們校中剛開飯，第二次又來了，在教官及許多老師主持之下，同學們是用最快的速度去充滿已空的肚子，不久解除，下午第一課做作文，有兩個題目「與友人論學書」「貧民淚」任擇一題，因爲「貧民淚」這題目會新一點，所以大部份同學都撰這個，我亦是正是那裏手撐着頭，貧民貧不出來，「噯！」的一聲，大家快樂地又跑了出去，好久不解除，飛機又沒有，雖然有時會聽到一些軋軋之聲，大家都說是汽車，好多是不耐凡了，回家去，「噯噯」，很輕的，立刻就到了頭頂，非常低，在廣豐上空丟了三個圈子，那時我在西橋兩里亭，嚇得魂魄上西天，後來很快的逸去，好像是專爲偵察廣豐而來的，於是大家又極力疏散了。

四叔寄了許多雜誌來，「學生之友」「國文月刊」「中央周刊」「星期詳論」等等。

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晴有時小雨 溫

剛上學去，聽着蓮水拿教務處的臨時授課表來知道二叔，於是我知道本班地點在黃龍橋三里亭，課程今天是英文，明天是國文。

同學們在目的地等了好久，百岩先生始終來，在軟軟的草地上，亂坐着十數個學生，老師開始話匣子了，正授完了一節的



重慶

流離失所

時候，天下雨，奔到亭子去又續着講去，百岩先生早飯未吃，買點甘蔗充饑，同時拿來請我們，每人一節或兩節，中餐好久不捱來，大家慌了，後來得狼吞虎嚥的，中餐後又上了課，老師並指定畫世界地圖一張，這是英文問答的解答，解散後，不久就回家了。

收到志學及武林兄之信，信封印着怪大的紅色字樣：「國立廈門大學城」

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雨 溫

今天本是學校規定疏散，而實行野外授課的，因天雨關係照常上課，可是各老師仍是少數知道，所以第一二課都沒有，第三課講別賦分富貴之別，俠士之別，絕國之別，從軍之別，夫妻之別，方士之別，等等，乘一上午閒暇，做了不少英文功課，又看中央周刊，內中有篇怎樣準備做一位工程師是很值得我們看的，那是一位美國工程師名叫斯文的，給他侄兒的信，他告訴了我們處世和做事的法則和秘訣。

雖然沒有疏散，中餐仍然吃粥，早上我只吃了些早點，所以我是大蝕其本了，加

之晚上又吃粥，幾乎將我胃的消化力都弄弱了。

下午課後，本想去洋口，因大雨又下，所以改期明日大早再走。

晚做貧民淚作文一篇。

五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雨 溫

一早和光宗兄同往洋口去光宗兄轉往上饒投考江西田賦處之××職員，分別時再三叮囑小心警報，又教他地址及手續。

洋口多數說金華失守或說蘭溪失守，引起社會不安之態，觀前綫日報二十三日消息，我軍與敵相持義亭，據地圖義亭離金華還遠，中間尚有古方，另一批攻奪浦江，兩軍激戰於橫溪，而橫溪離蘭溪亦遠，故此傳說殊屬荒謬，實可以漢奸論罰之，然金蘭之緊急，乃事實也，我對此當早有準備及計劃。

下午和母親同返城裏，母親坐人力車，我步行，而我卻較車夫為快，車夫要吃茶，我說：「拉人力車有吃茶的例規嗎？」說得那車夫聲也不聲，舒舒服服的拉去了，嘆息他可憐，後來多補了他五角錢，他

快活死了，又可多買幾合米。

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雨 涼

清晨無雨，所以沒有帶雨傘，穿雨鞋，後來下雨了，穿布鞋逃了兩次警報，加回家一走，是足夠濕透的了。

軍訓英文又是無課，雖教官是在學校，大概因為心頭受戰事之騷擾無心了吧！教



京南

樂樂居安

官稱：時局危險，面孔呈憂愁之貌，並云憲兵十五團要遷到別地方去，到那時不說日本，土匪是比日本還利害。

但就二十六日的報紙看起，浙東還是打得比往日好，建德方面大捷，金華亦打好，曾××師長因殺敵有功，受顧司令之二萬之獎賞。

下午回家，畫週刊之標題，畫得馬虎可看一下。

又做了篇「他是誰」是為三三照相館而做的。

預備明天收集笑話材料，替三三周刊做一篇「笑不笑由你」。

五月三十日 星期六 雨 涼

歷史已好幾個禮拜沒有上課了，不知是徐振文老師有要緊事務不能分身來校，或是其他有對學校不滿之心而不來，照理縣中已停課，他可靜心來教書了，可是仍不見他的影子，實在討厭，國文鄧先生請假回上饒，補授代數。

為的時局緊張，外縣同學紛紛請假回家，有的請求學校當局准予退學。

學校因為責任所在，未有家長或保證人證明書者，一概不准，又四方謠言百出，人心難以鎮定，下午忽吹緊急集合號，非但同學找不着頭腦，每個老師都從房間奔出來，你問他，他問你，都不知什麼事，真是莫名其妙，後俞養正先生說是校長召集宿生訓話，原來校長下令外縣同學可一律請假返家，以徵求家庭意見，以免萬一發生事件，怪學校強迫留校。

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大雨 涼冷

因為時局嚴重，預防萬一而安全計，縣政府下令一週內疏散物資，早晨往洋口，因連日大雨，大水滿江，浮橋已開，只好過渡，同伴有李啓元和張鉄鷄，走到洋口，有些人還未進早餐，連日遲睡早起，加之一走，已疲倦得了不得，倒上牀就睡了，十一點鐘的時候，姑丈有要事，要到城裏，即刻起床，將去洋口之事辦妥，到粉店進過中餐，就和他們同返城了。

沒有走到一里路，就下大雨了，加之我是一把借來的破雨傘，雨又落得久而大，弄得一身濕透了，汽車路都是水浸了的，



重慶

因陋就簡

足足有一尺深，同行幾個人都異口同聲的說，「這是平生第一次走這種路」。在路事變着幾個由上饒轉來的人，說消息轉好來了，永康等地敵人不能立足，已自動退出，這一次浙東戰事，是抗戰以來未有最大計劃的會戰，比湘北會戰還大得多，前幾個月我就有準備了，所以這次將有

比湘北三次大捷更大的戰果，目前的退却，就是爲實現我們的計策。

六月二日 星期二 晴 涼

見報紙似覺時局非常緊張，金華我軍已被迫突圍，蘭谿我敵在混戰中，鐵路上正面之敵已由龍游犯仁安，轉竄玉缺口等地，按峽口距衢縣約三四十里，壽昌在激戰中，對於前日所謂永康蕭山龍游克復之消息，非但毫無，甚至完全相反，可見全是謠言，我們仍不可輕視敵人。

今天整日在警報中，自早晨六時許至一時半，又自下午二時半至五時半，凡警報時間都沒脫過敵機，一架，五架，七架忽來忽去，在西方很近的一角裏，不知炸了不少次，投下了多少枚重磅的炸彈，我幾乎被他炸得心驚胆怕，後來有人說炸皂頭，有人說炸上饒或洋口或沙溪，或青石橋，或本石渡……甚至有人說炸霧坊，究竟炸什麼地方尚無正確消息。

六月四日 星期四 雨 涼

自十二週起，我就中餐在校寄膳了，今天本亦要到學校去，以便帶看看報紙上消

息如何，但因傾盆大雨，又無課上，就未去了。

一日大半時間，在斗室中，看學生之友，中華論壇周刊(China Forum A Weekly Review)。讀英文，中文，和寫字，疲倦時，唱一兩片留聲機調劑一下，但是並不呆聽的，要研究，要學唱，這幾天對平劇的桑園寄子(快三眼調)和烟鬼嘆(反二簧調)學得頗有心得。午膳。並無警報，天仍是濃雲密佈的，大雨不斷地下着，自己以爲今天可以這樣安靜到頭的，於是放心午睡，「噹噹噹噹」突然來一次警報——緊急警報，要我的命了吧！慌忙的穿起衣服，逃出城外，道路泥濘，大雨大風，空襲時間又長，真苦呀！解除返家，往民教館看報，而兩日來的報紙都未到。

一個參謀的收場

「回想到五年前，離開了家鄉，自己認為是個革命青年入學受訓，與同學同志，決然分手，陞任參謀的要職，參加激戰，配說是個光榮的過去……」

這幾句話就是鎮守衢州淪軍師部裏一個參謀寫的。在該戰區（第三戰區）失陷時，他逃亡走荒，在痛定思痛的當兒，寫了一篇簡單的札記，裏面有着這幾句。

在每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，沒有了解無情的變幻，往往貿然走到大家以為是而沒有確斷的一條路上。他以為革命青年，沒有一件事不是從心所欲的做去，誰知一踏入了社會——尤其是軍政界的圈子——就會立刻感覺到失望和悲憤。

看他描寫淪軍在兵臨城下時的倉惶失措！暴露着他們從前宣傳的虛偽。說什麼「磁鉄戰」，「堅固的牙城」，「抗戰到底」，「最後勝利」，全是一個曇花一現的泡影罷了！

因他在戰敗後，中途被俘，在他片段記載中看出不少戰地實況，足使一般青年做着借鏡咧！

回想敗戰

日本大舉要侵犯第三戰區的話，已經在五月上旬，傳到我們耳朵裏，我軍遵照蔣委員長手令和顧長官嚴飭，加緊全部戰區的防備，準備迎擊了。日軍由五月十五日果然開始進攻，潮水一般的突飛猛進，前方防軍抵敵不得的退了下來。這幾天的戰事失利，誰都不能否認的，未幾全面防線不得已的開始一齊退却，以致士兵精神頓告銷沈，上峯屢次要求嚴飭督導。據說，這次進攻的日軍，其數為〇個師，優秀懸殊，萬不可計較，但我方也有七十四軍和二十六軍來增防，或者可以因時制宜，予敵以相當擊打，也未可知。人人因此以為仍有一線希望。五月〇日忽然在衢州上空發現了二十多架敵機，轟炸三次，驚天動地的轟音把四鄉蓋壓在下面，黑烟瀾漫了天空，老百姓右往左走的拚命逃避，但因為我們防軍，逃避在堅固的防空洞裏，生命無恙，倘或中國有優勢的空軍，決不至使敵人如此縱橫蹂躪，想到這裏，使人切

齒扼腕，不勝慨嘆之至，五月〇日敵人已經到了金華防線，但那處陣地，設施完備，前年日軍進犯之時，也不敢窺探，當然有些希望就地擊滅日軍，幸而天氣愈形陰暗，始則毛雨霏霏，繼而豪雨沛然，愈過愈大，因此戰況仍告小康，並有我軍有利之報，使我們愁眉再展。想不到五月〇日



重慶

化為灰燼

，金華突告失陷，敵步兵部隊潮水一般的湧了上來，悲報一到，又有蔣委員長的飛電嚴令死守衢州，我六十七師立即加強工事，以備萬全，不服作工的民衆，一概被驅逐出境，但因連天轟炸，混亂動搖已到極點，並且車站被炸，車運停止，稍大的行李任何人都不能帶走，因此人民疏散也遲遲不進！

我記憶着那天或許是廿七日，清早飛來了敵機多架，在衢州上空悠然盤旋，不斷的窺探動靜，上峯下令禁止部隊的遷就，又爲避免發現目標之計，一概不准焚火燒飯，因此師長以下各級官員連早飯都沒有吃，頗有居止不安的神氣，我忍住着肚皮飢餓，抬起頭來一望，師長和參謀連忙清理公文，以備最惡場合的降臨了。師長的蒼白面貌顯得異常的緊張和苦惱，似乎心裏已經抱定最後的覺悟了。我由師長的命令，指定龍山屋基爲指揮所，檢討步砲協同作戰，各陣地配置了兵力已有四天，却是情報，搜索連還沒有回來，等到六月一日，才有一部情報連回來報告，也不過一

日本士兵鬚髯深黑，馬匹身材頗高——等數衍的話，想不到一日千秋似的在等候着的消息，如此馬虎！拉雜的報告何堪供爲作戰的參考？經過許多日子的整訓，習得什麼軍事知識？真使人噴飯自嘲！幸而整天落雨，敵機也不敢降臨，害怕晴天流戀陰天，依着天氣的變化而悲喜交集，也可謂戰區的怪現象！

* * *

六月二日敵軍前鋒已經抵到安仁鎮，此報一到，參謀人員頗感情勢逼迫，俄頃又接到敵一個師由北方來攻擊十六師之報，天哉命哉！真可謂千鈞一髮之際！何況十六師兵力陣地素稱薄弱，頗堪就心，使我心裏緊縮了一次，禁不住預料到不祥的前兆！

六月五日敵約三千向本師開始全面攻擊，砲彈不斷的在我眼前炸裂，火花轟隆的飛騰起來，危險既極！我軍機槍和迫擊砲盡其火力阻撓敵軍前進，我也在極度困難之下力求奮戰，但及其死傷續出，往往有不待命而任意退却的，秩序漸形潰壞，幾



設建行力

京南

乎有不可收拾的現狀，我不得已而命令開槍以阻撓後退，如此拖延，衢州防線的據點西北城，恐怕不久被敵人佔領！

據一九九團長的報告說：「第一營長陣亡，士兵傷亡很多，切乞派砲兵來急援！——立即派九門砲增援，但他們狐疑躊躇未至發揮十分的火力，隨後又增派四門重迫

擊砲，嚴飭該團長死守陣地，但他回答道：「各營長連長陸續傷亡，現已無法阻止退却」——因此我奉師長命令，親赴該地督察現狀，果然戰況慘慘，一看就明白非有大部增軍萬不可收拾的難境！我立即趕回寫起電稿來，將要向司令部和軍部按實報告我軍不能不退却的理由，不料師長申飭我爲保持本師光榮歷史改寫稿案了！正在那時又接到十六師的通報，真使我們呆然自失，墮落到黑暗的深淵了！他們講：「十六師部從此後退。希望貴師誓死奮鬥！」可恨的他們，不等候命令任意撤退，不做連絡變更位置，既然如此，那裏會有「抗戰到底」？那時我已經覺着所謂「最後勝利」不久要歸於泡沫了！第二天拂曉由軍部接到了電命，睜開眼一看，就是一全面退却命令！我拿雙眼鏡來遙遙的一望，江北各處飄揚着旭日旗，正在洶湧前進着，可知我們已經在敵人包圍網之中，此時許多敵機也降臨到縣城上面，狂飛亂舞肆其猛威，城裏的大廈高樓衝起了滔天的大火！

我深知最後的一瞬間臨到目前了，彈藥也告缺乏，倘如固守不遷，那不是等於束手待斃了麼？假如被俘受辱，那更萬不能生存，如今唯一的生途，只有拚命脫險！於是我們圍住着師長，冒犯子彈的流光，任其天運，潛逃到城外，把胸腹貼着田地匍匐前進，終於晏然竄入山裏——大家默然沒一個作聲的！

損失了許多同志們，自家性命也不久要爲抗戰而犧牲——敗亡的悲哀緊緊的塞住胸口，不由得流出一陣陣的熱淚來了！死爲抗戰之鬼何其容易？但是後方還有一〇五師和一三師支持戰局，那麼總是還有點希望被他們收容再計後圖，我奉師長命令，親赴連絡，誰想他們對待我們異常冷淡，已不看做友軍的師長，專爲保全自家之計，毫無誠懇的表現！

不過到了現在我如何埋怨別人呢？我無精打彩的沉淪在失望的深淵裏，找師長到城外來了，誰想他們早已開走不知去向，猛然來了一場驟雨，把我困住，我力求鼓勵自己，覓求安全地帶勉強前往，疲勞



京南

命然矣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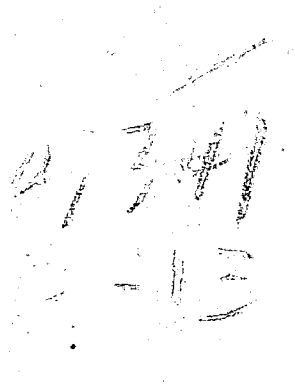
困苦已到極點，常常失腳滑倒在鐵路邊，在朦朧意識裏，已不知走了多少里！可憐的是敗竄的我們！住民也似乎夢遊病者似的在徘徊着，顯得異常恐慌，看到我們怨言百出。成三成伍的在我身邊飄浪着的，固然都換了便衣，但那一個不是士兵？只有我一個依然穿着武裝，怕容易引起人家

的注目。但是一時找不到恰當的衣服！

自從學校裏受訓的時候所聽慣的「抗戰」兩字，如今真有難解的地方！光榮的抗戰那裏會這樣悲慘！縛住我心裏的悲哀愈漸加重，隨着蒼茫的晚景迫近，竟至肚皮餓的使我不能掙扎舉步，我到了一間民房討飯打燈，但老百姓早已走光了，一顆穀子都找不到，我拿一件破衣服來改裝，到了塘邊喝點濁水止渴。

這幾天來的疲困使我不知不覺的走入朦朧的睡夢裏——回想到五年前離開了家鄉，自己認為是個革命青年入學受訓，與同學同志決然分手，陞任參謀的要職參加激戰，配說是個光榮的過去——誰想一敗塗地流竄飄浪，如今變為無家可歸的窮鬼——其中苦楚並非別人所能測及！那時忽然發現了慈母幻影，帶着封信，緩慢的開口道：「希望兒子趕快回來成家，就其生業，不然怕做個無賴子弟，倘為軍人也不能終其天壽！」我心裏非常難過，哀哭尋找慈母的手，忽然醒覺過來睜開眼睛一看，茫無蹤跡——四圍漸漸的明亮起來了！但心裏依

然朦朧，骨節非常酸痛，却是日軍追擊異常迅速，後方已看不到友軍的隻影，使我心裏十分急燥，一面時刻願望後方，一面掙扎前往，身心疲憊已到極點了。幸而生存到今天，但已不知應該怎麼樣的對付迫近我前面的危險了！我走着，懊惱道「第三戰區打敗了！」忍不住嘆了一口長氣——



民國卅一年十一月

編輯者 馬 彌 之

發行者 管 東 生

印刷者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

上海南京路

